



一个草根创业者 与他的微短剧“江湖”

□ 本报全媒体记者 周亚婧 张一弛

400余部微短剧,超50亿播放量,全网粉丝数超600万,年产值突破2000万元。这些数字,放在北上广深的影视产业园里,或许算不上惊艳。可一旦将它们与赣北小县的农家小院联系在一起,反差感便扑面而来。

实现这一切的,正是一个来自都昌的小伙——陈腾辉。

2026年初夏,记者第一次见到他时,他正坐在办公桌的电脑前,反复回看一条刚剪好的样片。若非事先知晓,你只会把他当作再普通不过的“上班族”。然而,翻开他的履历,高中学历、负债翻身、草根创业、短剧黑马……俨然一个人生逆袭的“爽文”男主。

他究竟是谁?在“大众共创时代”,他怎样闯出自己的一片天?

带着这些疑问,我们走进了陈腾辉和他的微短剧“江湖”。

每次跌倒都是胜利的倒数

摔跟头、爬起来、再折腾。这是陈腾辉的人生常态。

2023年底,在外闯荡多年的他灰溜溜地回到老家。又一次创业失败,一百多万元的债务如山压顶。这种被命运碾压的滋味,似曾相识。恍惚间,他想起十七岁的自己。

那年,刚上高二的他,被父亲确诊胃癌的消息砸得发懵。三万块的手术费,是挨家挨户凑出来的。为了还债养家,陈腾辉只能辍学打工。从安静的校园到嘈杂的车间,18岁的少年第一次认真思考未来。不甘,在胸腔里翻涌。

他成了工友眼中的“怪人”。下班泡网吧,别人在游戏里厮杀,他却守着屏幕自学。名校公开课、软件实操课……凡是能“搜刮”到的学习资源,他都如饥似渴地吮吸。“学历代表过去,能力才决定未来。”这是他始终笃信的一句话。

好学、踏实、坚韧——这是妻子张富碧对陈腾辉的第一印象,也是他一路走来的真实写照。

从二十出头初次创业,因经验不足、销路不畅,辛苦攒下的积蓄付诸东流;到而立之年再次折戟,负债累累,无奈回到老家从头再来。无论哪一次,陈腾辉始终把跌倒当作胜利的倒数。

这一次,他瞄上了正热的自媒体赛道。起初,他笨拙地模仿热门账号拍视频,折腾一年下来,涨粉三十万,收益却惨淡。村里人的议论、看不到出路的迷茫,让他动了回城打工还债的念头。

是妻子张富碧拦住了他。“她让我想想当初怎么进销售行业的。”陈腾辉说,那时初尝创业失败,揣着微薄路费在宁波人才市场转悠一个月,才等来一次面试,却被拒之门外。凭着一股初生牛犊的愣劲,他直接找到销售总监,开出一个莽撞的条件:不领工资,做出业绩再算钱。三个月跑烂一双鞋,半年业绩破百万,最终他用汗水证明了自己。

“所以不管做任何事,我心里都认定,你一定会成功。”这个爽利的女子鼓励道。2024年,微短剧迎来爆发期,用户规模达6.62亿,市场规模突破500亿元,首次超过电影票房规模。陈腾辉敏锐嗅到风口,试水拍了首部微短剧。这部三天拍完、成本不到2000元的乡土故事,最终收益2万元。

这次以小博大的胜利,让他认清了自身的优势:广袤田野、农家院落是无需搭台布景的天然剧场,田间劳作、邻里闲谈是最鲜活质朴的原生剧本。演身边人,话身边事,讲新生活,是他要坚持的路子。

同年10月,陈腾辉一鼓作气,以草莽姿态正式闯入微短剧赛道——注册成立江西腾辉哥哥传媒有限责任公司,自家客厅就是办公室;一台相机、两台二手电脑,就是全部

设备;从台前出镜到幕后剪辑,夫妻二人一手包揽。白天黑夜,忙得不亦乐乎。

扎根乡土的倾情创作,很快收获了市场与口碑:聚焦农村女性成长的《乡村爱情故事》播放量破6亿,稳居平台微短剧必看榜单;讲述亲情奉献的《善良的母亲》,累计播放量达1.9亿;关注热点话题的《过年回家还是婆家》,成功入选江西省广播电视局优秀微短剧展播;另有《贪念》等十余部作品,全网播放量均破亿级。

在陈腾辉的镜头里,乡村生活不是标



微短剧《贪念》剧照。配图由受访者提供。

签化的“土味”。这里有柴米油盐的家长里短,有向上向善的暖意温情,有对社会问题的朴素思考,也有村民对好日子的美好期盼。正如一名网友的留言:“他把家乡美丽的风景,拍成了最动人的故事。”

用最潮的AI,讲最“土”的故事

如果说真人实拍是陈腾辉站稳脚跟的根基,那AI微短剧就是他“换道超车”的油门。

2025年,AI微短剧刚刚兴起,行业内多数从业者观望迟疑。陈腾辉二话不说,收拾行李去了北京,参加平台首批AI微短剧研发交流活动,成为国内最早一批“吃AI螃蟹”的微短剧创作者。

这种先人一步的远见,并非凭空而来。常年扎根乡村实拍的陈腾辉,深刻体会到了传统实拍的局限。“想要拍武侠打斗、山间大雨、宏大乡村这类镜头,有时受场地、人员等条件限制,很难落地,而且实拍周期长、人力成本高。”因此,当AI视频工具走入大众视野,他敏锐地察觉到,这项新技术恰好能补齐短板。

然而,这只“AI螃蟹”,刚开始差点没把他的牙崩了。

连续五部作品,全部亏损。画面里的人物五官扭曲,剧情衔接生硬,算力成本烧得他肉疼。身边同行劝他收手:“真人微短剧做得挺好,折腾AI干什么?”

但向来不服输的他没有半途而废。那段日子,家里的灯夜夜亮到凌晨。妻子张富碧在后台分析流量数据,陈腾辉则埋头在电脑前拆解各类AI工具,对比Open-Claw、小云雀、即梦……一个个试,一个个对比。

他发现,AI其实是个“实心眼的学生”,给它模糊的指令,它就给你模糊的画面。“唯美乡村”不行,得说“黄昏时分,稻田里,农民弯腰插秧、汗水从额头滑落、特写镜头……”那些年实拍积累的摄影知识,全部被他“翻译”成了AI听得懂的标准化指令。

2026年春季,陈腾辉团队推出的一部AI乡村微短剧《烟雨人间》爆了!上线3天,播放量突破3000万,稳居平台榜单前列。

此时,AI微短剧已快速成长为与真人微短剧并行发展的新型内容形态。数据显示,



陈腾辉指导工作人员使用AI工具制作视频。

用方言复述出来,反而成了剧里最接地气的“金句”。如今,她成了团队的“婆婆专业户”,参演了上百部微短剧,走在街头都能被观众认出来。

村里留守老人、在家带娃的妇女、返乡青年,只要愿意尝试,都能走进镜头。一部微短剧就能吸纳10余名村民参演,酬劳日结,灵活就业的节奏也贴合乡村生活。

但陈腾辉想做的,不只是让村民当演员。他想敞开大门,聚拢同路人,一起把“蛋糕”做大。

2026年6月,他把公司搬进县城,办起了微短剧制作培训班,每期半个月,学员从周边各地慕名而来。从剧本选题、合规创作、分镜设计,到AI生图、视频生成、剪辑调色,账号运营,夫妻俩手把手教学,把全部经验倾囊相授。

培训室里,12名学员围坐一圈,正商讨着联合创作微短剧《村里的老人都是武林高手》的剧本。

曾丁丁原本在南昌做二手车生意,专程赶来都昌学习。“之前,我也在网上看过一些AI短视频制作教学,但内容过于零散,学完还是一头雾水。培训班能够系统给我们教学,不仅教授剧本创作、AI抽卡、视频剪辑等核心技能,还补充导演思维、摄影景别、人物塑造等专业知识,学得特别扎实。”

课程结束后,学员还可以留在基地继续打磨作品,本子好的话大家一起制作,最后由陈腾辉团队统一发行。

除了线下培训班,陈腾辉还搭建了全国合作创作网络,与各地自媒体和摄制团队签订合作协议,统一输出原创剧本、全套制作技术和成熟发行渠道。外地合作团队负责内容拍摄,他的团队把控运营、投流和全网分发,切实解决中小创作者不懂平台规则、流量投放和变现渠道的痛点。

放眼长远,陈腾辉团队已经开始布局AI短剧出海,依托AI多语言翻译工具,把赣北乡村人情、乡土文化传递至海外。

“中国的乡村故事,不应该只在中国的手机里播放,应该走出国门,走向全世界。”他说。

这个时代,不会辜负任何一个认真讲故事的人。

陈腾辉就像一粒被风吹落的种子,被故乡的泥土温柔包裹,然后向下扎根,扎进群众、扎进生活、扎进人间烟火。渐渐地,开出绚丽的花。

《中国微短剧行业发展白皮书(2025)》提出,随着智能手机性能提升与AI工具持续迭代,微短剧正成为普通人表达故事、参与文化创作的新载体。

不是资本堆出来的大制作才是好故事,田间地头长出来的,同样能抵达千万受众。因为陈腾辉这样的草根创作者,大众共创时代正在到来。



微短剧《姐妹情》海报。

2025年全年共上线约6万部AI微短剧,2026年第一季度这一数据就达12.2万部。真人微短剧与AI微短剧的竞合,成为事关行业长远发展的重大议题。

今年3月,屈涛入职了江西腾辉哥哥传媒有限责任公司。第一天上班,他愣住了。

没有摄影机、没有灯光架、没有布景道具。每个人面前一台电脑,键盘敲得噼啪响,屏幕上画面即时生成。

“你学的是摄影,我们缺的就是懂镜头语言的人。”陈腾辉把屈涛带到工位前,“你的工作是把视觉审美‘翻译’成AI听得懂的话。”

屈涛很快理解了。“以打光为例,顶光、面光、伦勃朗光等等,这些专业知识你得先懂,才能告诉AI要什么效果。”他认为,AI工具是一个线性的理解过程,给的条件越精准,生成的东西越符合预期。“我只是把相机换成了AI工具,原来所学的构图、运镜、灯光等,全部可以复制过来。”

单部AI微短剧制作成本仅数千至一万余元,对比真人微短剧几十万、上百万元投入,拥有极强的市场容错率,哪怕一部“扑了”,也不会造成巨额亏损,草根创作者可以持续试错、打磨优质内容。

一人开路,万人同往

“一个人富不是富,大家一起富才是真的富。”这句话,陈腾辉常挂在嘴边。

刚开始,缺少常驻演员,陈腾辉找到了本村的霞玉婶婶。她常年在家操持家务,只会方言,识字不多,更不会说普通话。第一次面对镜头,整个人僵在那里,怎么也不敢开口。陈腾辉夫妻俩逐句教台词,反复打磨神态、调整情绪。

霞玉婶婶记性好,陈腾辉念一遍,她能



姜朝皋:以当代审美 重新演绎传统戏曲

□ 陈若薇

不久前,上海浦东新区文化艺术中心,第35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竞演现场,婺剧《三打白骨精》上演,饰演孙悟空一角的周宏伟获评本届主角奖。这是继获得文华奖后,《三打白骨精》又一次冲击戏剧界重量级奖项。针对这部叫好又叫座的新作,编剧姜朝皋分享了创作心得。

姜朝皋坚持写自己想写的,而婺剧《三打白骨精》的创作起初并不在他的计划中。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王晓平院长邀约了3次,等了2年,姜朝皋对这个题材始终没有太在意。《西游记》家喻户晓,《三打白骨精》的故事更是有着超高的国民度,且已经被许多艺术形式改编过,姜朝皋想不出婺剧重新创排的意义。

2年过去,王晓平旧事重提,执着依旧。王晓平说,正因为各兄弟剧种都改编上演,说明这出戏有着强烈的艺术魅力,观众爱看;京剧、绍剧等珠玉在前,影响甚广,正好站在经典的肩膀上再次攀登;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队伍整齐、阵容强大,创排这出戏可以给他们提供一展身手的平台。

说干就干。姜朝皋重读《西游记》原著,又找出不同版本戏曲、影视剧反复观看,希望能在文本与具象化呈现之间找到再创作的空间。

姜朝皋认为,重新创排的第一要义依然应当坚持“内容为王”。《三打白骨精》惩恶扬善的价值观,忍辱负重、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,是支撑它历经数百年而毫不褪色的主旨。面对这样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,整体框架应当尽量保留,仅在部分冗余的支线情节精简提炼。

“金猴奋起千钧棒,玉宇澄清万里埃。今日欢呼孙大圣,只缘妖雾又重来。”随着片头曲结束,舞台灯光重新亮起,鬼域阴森、妖异恐怖的白骨洞瞬间把观众拖进志怪氛围中。白骨夫人在各小妖一展绝活后出场,甫一亮相使用数秒内三度变换换装的看家本领赢得了满堂彩。

如此抓人眼球的开头离不开姜朝皋的精心设计。以往大多演出版本中,戏一开场便是唐僧师徒西行路上零散闲笔,继而又是八戒巡山偷懒贪睡的冗赘情节。对普遍追求快节奏、强刺激的现代观众而言,继续沿用老开头必然会审美疲劳,显得拖沓难以入戏。“开场便以白骨精的‘身形多变’为后续‘三变’埋下伏笔。紧接着第二场,唐僧师徒登场,危险近在眼前却浑然不觉,还要在此歇息化斋,戏剧悬念就此立起,观众的注意力也牢牢锁定在人物命运与双方斗智斗勇之上。”姜朝皋表示。

这样的改动在全剧还有多处,“八戒巡山”“天王庙遭劫”“八戒叫阵被擒”等游离主线的情节尽数删去,集笔墨于“三变三打”,不仅使主线更为突出、情节环环相扣,更能腾出篇幅对人物作细致的刻画。

本剧的人物刻画,一方面基于对立体角色多面性、成长性的塑造,另一方面也与留给演员表现的空间密不可分。唐僧不再是一味文弱,束手就擒,而是在逃命跌扑滚爬的过程中展现演员的深厚功底;猪八戒依旧被美色所惑,在被告女妖围困的打斗过程中展现技巧;将原著中金角老怪的“千娘”一段,化用为白骨夫人的“千娘”金蟾老怪,颠轿的群戏增添了戏剧性,也给更多演员表现的机会。

2025年11月,第十四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颁奖现场,《三打白骨精》摘得文华奖剧目桂冠。早在1994年,姜朝皋就凭借京剧《贵人遗香》获得第四届文华奖的“文华剧作奖”,此后三十余年,笔耕不辍,他的作品五摘文华奖。

姜朝皋13岁那年与舞台结缘,他考入鄱阳县赣剧团,从台前到幕后、从演员到编剧,戏剧塑造着他,他也为戏剧奉献了一生的心血。

“有位学者说过,当作家要表现某一题材时,首先要自问:我比前人多发现了什么?我比旁人新发现了什么?我帮助受众再发现了什么?如果没有,就先别动笔。”姜朝皋十分重视作品立意,又坚持守正创新,保留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色与底色。“要以当代审美重新着墨,对题材进行整体的升华与拓展。既不能为了‘出新’而对经典随意解构、轻率戏说,必须牢牢守住传统文化的根脉,同时又要实现传统戏曲的现代表达。”

他在创作中就就业,不改严谨作风:“婺剧是有600多年历史声腔的古老剧种,文本的文学性绝不能忽视,那种套路水词均不可用。因此本剧全部唱词念白均按婺剧重新撰写,使之真正成为自成一体的婺剧版《三打白骨精》。”

舞台上,《三打白骨精》上演至高潮,孙悟空举起金箍棒向白骨精奋力打去,白骨精直挺挺向后倒,自此玉宇澄清,师徒四人继续踏上西行之旅。而对姜朝皋来说,手中的笔正如孙悟空的千钧棒,他用一个又一个故事,不断为传统戏曲打出新天地。



■本版主编 周 颖
■美术编辑 杨 数